

三棵梨树

吴抄金

不知何时，祖父在老宅右侧栽了三棵梨树。

前头是一棵麻梨树，不远处，还有两棵雪梨树。梨果的外形星星点点，咬上一口，雪梨甜而不腻入口即溶，麻梨清甜之中还含有一丝青涩。

阳春三月，正当梨花盛开的时节。那一簇簇雪白的梨花漫上枝头，宛如身着缟素的玉女，临风而立。

相较于我的偏爱梨果，祖父更爱梨花。每年三月梨花盛开的时候，祖父总要赶到梨树下呆呆地仰望那一树梨花。那深邃的目光里，有着岁月深处的孤独，又如辜负了一场遗落百年的约定。要是再赶上一场春雨，更有一种“花也销魂，雨也销魂”的况味。

祖父从黄土地上捧起一朵又一朵的梨花，小心翼翼地放在梨树旁，围着树干摆放一圈，又取来鹅卵石，把花朵给圈起来。

祖父牵着我的小手，围着梨树打转，带我看花开花落，果生果熟。这小小的梨园，成了祖父呵护我们的乐园。

有一天，我好奇地取走了祖父堆砌的鹅卵石。还用力捣碎了白色花环，让梨花与泥土搅和在一起。一贯疼我爱我的祖父严厉地呵斥了我。他颤颤巍巍地取回鹅卵石，又重新摆上了白梨花，然后一路咳嗽着走回房子。那蹒跚的步伐与佝偻的背影，满是岁月的沧桑。

这一年，祖父被确诊为“哽噎”症。7月，树上的梨果熟了。我摘来梨果削好，祖父已只能抬头仰望，不能吞咽，一如他仰望梨花时的孤独。

也就在7月，祖父永久地离开了我。弥留之际，他紧握着祖母的手不放。还是祖母了解祖父，她让祖父朝着梨树坐着，轻轻地抚摸着他的后背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祖父是望着梨树去世的。另一年，梨树也枯死在了三月的春光里。祖母讲，是祖父带走了梨树。

在祖父过世16年后，祖母弥留之际，为我揭开了祖父偏爱梨树的秘密。

1927年的春天，空气中还氤氲着梨花淡淡的香甜气息。在麻梨树下，祖父亲手编织了一个花环，戴在同村姑娘邓蒂莲的

头上。那时，邓蒂莲已过及笄之年，对能会说写的祖父，她是喜欢的。邓蒂莲取下头上的钗子，一分为二，一半赠给祖父，一半自己留着。一段恋情就如同满树梨花，次第绽放。

那一年的冬天，祖父把邓蒂莲娶过了门。

可没有想到，1928年的3月15日，邓蒂莲告诉祖父，要与很多人一起去干一件大事。从此，就消失在了祖父的视野，并且再也没有出现过。

后来，祖父了解到，3月16日，有20多万农民军参加了革命。邓蒂莲扮成出嫁的新娘，从东面的浮桥攻入了县城。平江烈士志记载：邓蒂莲，苏维埃游击队队员，在三月扑城时被敌军子弹击中，壮烈牺牲，时年17岁。

妻子的去世让祖父倍感孤独。他趁着夜色赶赴妻子牺牲的战场，可惜，祖父没能找到任何残骸和遗物，只带回了一块血迹斑斑的鹅卵石。

在家里，祖父把鹅卵石轻轻地摆放在地上。在石头的一面，写上“蒂莲”，在另外

一面，写上了“三年不娶”。然后，将冰冷的石头埋葬在了梨树下。与石头一起葬下的，还有祖父的初恋。

这个时候，祖母遇上了祖父，可是祖父一直对她不冷不热。1932年春天，祖父终于被祖母的执着深情打动，两人结为了夫妻。祖父也兑现了梨花树下“三年不娶”的诺言。

祖母曾告诉我：这辈子最大的遗憾，就是因为战乱，生出的三个孩子都没有抚养成人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祖父陆续收养了姑姑与父亲，又在麻梨树的对面种植上了两棵雪梨。

捧一抔黄土，在如烟的雨幕中，我恍若看到了祖辈们的爱情。

“雨打梨花深闭门，忘了青春，误了青春。赏心乐事共谁论？花下销魂，月下销魂。愁聚眉峰尽日颦，千点啼痕，万点啼痕。晓看天色暮看云，行也思君，坐也思君。”清明时节雨纷纷，我不禁想起了唐寅的《一剪梅·雨打梨花深闭门》。我觉得，500年前诗人的传世之作，正有着祖辈们这种梨树下的青春念想。

汉诗新韵

你从春天走来

李远良

你从春天走来，
春风拂遍村村寨寨，
你走进田间看稻麦，
阳光暖亮百姓心怀，
擘画中部崛起经济带，
绿水青山妆点长城内外，
美丽中国处处春暖花开，
我们意气风发奋进新时代。

你从春天走来，
伟大变革春潮澎湃，
你胸怀天下有大爱，
中国声音自信豪迈，
展示大国领袖新风采，
一带一路共赢五湖四海，
文明富强闪耀世界舞台，
我们豪情满怀追梦新时代。



悠悠古韵山田情

彭祖耀

故乡坐落在浏阳市连云山麓的捞刀河畔，山美田肥，故名“山田”。

山田田畴平展，层叠叠翠，鸡犬相闻、古朴飘香。村东头一棵擎天古樟，枝繁叶茂，与古桥、古祠、绿色河景、长廊，交相辉映。

古时候山田有五大氏族，均是从江西迁徙而来。五位长老筑坛为盟，结成异姓兄弟，共同开发这片土地。村里岁稔年丰，人丁兴旺。村子呈圆形，捞刀河呈S线条穿村而下，神似太极。每个氏族栽种一棵香樟树，这五棵树相拥和合，荫佑村民。现存的这棵古樟，乡亲们称为吉祥树，是市政府授牌保护的古树名木。

戴氏古祠掩映在古樟的疏影里，古朴而尽显生机。戴氏族谱记载，后唐庄宗二年，戴氏三兄弟为避战乱，居此繁衍生息。戴氏子孙名人辈出，文臣武将，各领风骚。

走出古祠朱红大门，晨曦沐浴，古桥如虹，横卧在碧绿的河面上，连接着故乡的根脉经年。石板缝间的苔藓和绿水相映成趣，展现出了一种原始而自然的美。

这座桥名福寿桥，是浏阳通往平江、湖北茶马古道的一部分。桥长40余米，4孔5墩，每两墩之间由四块巨大的青石板铺成。桥墩用一块块红砂石砌成，两头呈“人”字形，这样的设计使桥不容易被冲毁。

传说乾隆年间的一个盛夏，村里几位德高望重的长老召集乡亲父老，商议修建福寿桥。地方贤达和乡民一呼百应，纷纷捐钱捐工，桥很快就修建好了。我寻觅着历史的踪迹，居然看到桥墩上仍镶嵌着一块斑驳的小石板，那是祖先造桥的碑记。桥面青石板上溜光的深深凹槽，是祖先留下的车辙，也是福寿桥的年轻。

从福寿桥沿着一条小溪走去，远远看到了三口古井。我迫不及待地舀起一瓢，仰

头咕噜、咕噜饮下，真甜，还是儿时的味道。三口古井像姐妹花一样衣袂相连，上井饮用，中井洗菜，下井洗衣服。

古井原名杜家井。相传南宋时期，赣南杜姓陶艺工匠游经此地，发现满地高岭土，如获至宝，遂定居此地，造窑制陶。日夜挖掘，喜得奇泉，遂名为“杜家井”。泉水冬暖夏凉，几百年来即使数月不雨，也从未干涸。古井的泉水发源于连云山断裂层水脉，水质好，富含硒、钙、钾、镁等多种矿物。村里爱心人士倡议并带头捐资，建造了精美的井亭。

除了杜家井外，村里还有窑湾井、白沙井、盐泉井、南宋井等七口古井，一井一景致，一井一故事。

穿过一条镶着野花的路，不知不觉到了古窑屋场陶艺陈列馆，眼前井然有序的陶罐、缸瓦，映照着岁月的影子。小时候跟着父母掘陶泥、炼泥、制坯、抛光、风干、装窑、烧制、上釉的情景，如窗前的山茶花般温馨。徜徉在陶艺体验馆，巧遇村支书在调

研游客体验活动，她正热情指导一个来自长沙的中学生制作陶艺。

我们一起来到南宋古窑遗址。据省文物专家考证，古窑址距今已有700多年历史，出土文物分为瓷器和窑具两大类，龙窑的作坊和技术亦保留至今，匠心不灭龙窑不熄，薪火相传。

“资源变资产，资产变资金。”村支书聊起开发古村文旅、拓展研学基地，如数家珍。依托村里独特的资源优势，用文化赋能乡村振兴，推进乡村文化与乡村产业、自然生态等元素的充分融合。

村里成立了浏阳市福寿山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，以村集体经济+公司+农户合作模式，发展豆制品、米粉产业、甜酒米酒产业等，走农文旅融合路线，来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，把山田新村打造成为研学小镇、旅游小镇、养生小镇……

晚霞映红了村庄，我们也该回家了。我打开车门又一次深情回眸，古村山田，炊烟袅袅，古韵悠悠，春潮涌动……

湘康家风

一顿刻骨铭心的棍棒教育

唐定伟

在父亲去世的最初一段时间，我都无法接受父亲离开的事实。不经意间，父亲的音容笑貌，就会在脑海中闪现，尤其是他给我灌输的朴实无华的家教，更是经常被我忆起。

父亲出生于新中国成立前夕，地道的农民家庭。在那个充斥着贫穷、饥荒、疾病的特殊年代，一切需求都得为生存让路。父亲自然没上过几天学堂，大字不识一箩筐，可父亲并没有沾上古语所讲的“饥寒起盗心”，相反，他还经常教育我做人做事要规矩本分。

父亲给我的守规矩教育，最初来自一段惨痛教训。那时候，母亲的姐姐，也就是我姨妈，熬不住身体常年饱受折磨，加上婚姻不幸，在而立之年悬梁自尽，留下了两个年幼的孩子。姨父一直玩心重，不顾家，妻子走后，更是肆无忌惮，玩得昏天黑地，有时一连几天不见踪影。两个孩子常年无人照管，流落街头或者蹢迹于左邻右舍家，吃了上顿没下顿。不消说，对孩子的管教，更加无从谈起。最初发现不对劲的，是我的父亲。父亲看到姨父家孩子——我的小表哥，在饥寒交迫中，偷邻居鸡蛋去卖，善意地提

醒姨父，说“小时偷针、长大偷金”，让其加强管教，并危言耸听地告诫他，失管失教，后患无穷。玩得不亦乐乎的姨父，将来自父亲的忠告，当成了耳边风。结果，父亲的担心，一语成谶。在放任自流成长环境下，表哥不学无术，好逸恶劳，早早辍学步入社会，成天与地痞流氓厮混，最后演变成杀人抢劫，倒在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那场轰轰烈烈的全国严打中。待到姨父号啕大哭、后悔不已时，局面已无可挽回。

如果说在表哥身上发生的鲜活事例，是父亲对我的间接教育，那么，小学时发生的一件事，父亲给的棍棒教育，则直接教会了我怎么做。

那事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，计划经济的尾巴还在，合作社还是人们心目中的铁饭碗，有工资拿，有电视看，有物资卖。在放学回家的路上，我与本家同学，如往常一样走进合作社，盯着眼前的那台黑白电视，津津有味地观看着正在放映的电影《地道战》。不知何时起，我与本家同学，目光不约而同地瞟向柜台。柜台边沿玻璃缺了一小块，里面摆放着好几支钢笔。我清

楚地记得，钢笔标价八块五，当时属高档品。正当我心疼痒时，我的同学已将两个指头，通过玻璃缺口，小心翼翼地伸进去，试着将钢笔往外夹。我心领神会地将上半身趴在柜台上，强装聚精会神看电视，实则用身体挡住售货员视线，给同学创造机会。终于，在我们的密切配合下，成功夹出三支钢笔。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交汇后，我俩迅速撤离了现场。在那次行动中，我既没有直接动手，又成功地分到一支梦寐以求的钢笔。

回家后，我得意洋洋地向父亲展示着战利品，满是期望地认为会得到他的夸赞。让我始料不及的是，父亲笑容瞬间凝固，继而阴云密布，接着就是暴风骤雨。他随手操起一根棍棒，对着我的脚杆，狠狠打了下去，边打边咆哮着：“偷东西害死人的，谁让你不走正道……”不仅如此，父亲还责令我把钢笔交给他，然后连夜将笔送还给本家同学，走时，还不忘提醒其父亲，要他把笔送回合作社，并加强对孩子的教育。

那是一顿让我刻骨铭心的棍棒教育。在随后的人生路上，我始终谨记父亲的教诲，清清白白做人，本本分分立身。

北归梦

彭 桐

苏东坡不仅是有梦的人，而且是多梦的人，他的美梦往往是祈愿，他的好梦也会意外成真。他总是富有诗人的天真，对人间怀抱不灭的希望，对天理的公正有着极大的信心。

作为诗人，在贬谪途中，东坡爱用诗句逗自己穷开心。

当得到大儿子苏迈所寄的家书，苏东坡遂借酒意做了一篇赋寄给诸子侄分享。这赋开头，苏东坡说他“我似老牛鞭不动，雨滑泥深四蹄重”，结尾称“但令文字还照世，粪土腐余安足梦”，中间则笑语“岂唯万一许生还，尚恐九十烦珍从”。这笑语意谓：岂止希望万一能生还故京，而且恐怕还活到九十岁，烦劳皇上来慰问呢。

获悉僧人参寥要从浙江赶来儋州探望，苏东坡急回信，在《与参寥书》中结尾处道：“相知之深，不可不尽道其实尔。自揣余生，必须相见。公但记此言，非妄语也。”参寥与东坡初识于彭城，东坡称赞其诗，评其诗清绝，后两人相交益厚，结果对方因此受牵连负罪，曾被逼还俗，后复为僧。信中他劝参寥不必干冒险的事，是为了避免好友再受连累。还颇为严肃地道：你不必来看我，我能北归，活着与你相见。

在海南儋州的一个夜晚，苏东坡还做了一个梦，登上了广东惠州他曾居住了一段日子的合江楼，看月色如水。在这梦里，曾是宰相的韩琦骑鹤飞来相告：“接到诏令，我与你一起担任重要部门的职务。因此特来通报。”东坡认为好梦有吉兆，他“北归中原，当不久也。”遂把这些一一写进《梦韩魏公》一文。

元符三年（1100）正月，23岁的宋哲宗赵煦病逝无子，其异母弟赵佶登位为宋徽宗，向太后听政，以韩琦之子韩忠彦为门下侍郎，积极革新政治，时人称为“小元祐”。迫害东坡等“元祐党人”的章惇受贬斥。东坡“粗闻新政”，在给范冲的书信《与范元长二首》之二中道：“乞为骨肉保爱宽怀，以待北归也。”他为友人儿孙们乞愿，说宽心等他北归。

虽地处蛮荒之地，信息不灵，但已闻新政风声，无时不盼望北归喜讯。适逢连年灾后迎来丰收年，与海南人民休戚与共的苏东坡颇为欢喜。在一个傍晚云开雨散凭栏观赏一道彩虹时，东坡顿觉清雄之气扑面而来，当即吟咏《儋耳》道：“霹雳收威暮雨开，独凭栏槛俯崔嵬。垂天雌霓云端下，快意雄风海上来。野老已歌丰岁语，除书欲放逐臣回。残年饱饭东坡老，一壑能专万事灰。”这首诗，写他在雷雨后的黄昏独自登高所见到的情景，也是象征时局，还在尾联写到以后的打算：只想残年饱饭，安心养神，其余的事，已无能为力。全诗既表现出对朝政更新希望和欢快，又流露了年事已衰、万念俱灰的感伤，但总的基调清雄慷慨，颇具浩然之气。

清人方东树极赞此诗第二联，誉之为“奇警”。第三联“野老已歌丰岁语，除书欲放逐臣回”，用今天的话说，意思是“乡下的农人们已经唱起了丰年的歌谣，朝廷召回我这逐臣的文书想也写好了。”这也让人击掌赞叹，见其心声。

眼见遇赦有希望，苏东坡也显得更加激动与欣喜，但他也总爱把复杂情思融进诗作。在《和陶归经曲阿》中，东坡拿自己与陶渊明对比，说陶堕入诗酒之中后，便与功名永别离，而他出生时正值盛世良时，出仕做官义不当辞。他认为个人命运如此，好在罢废之后生还于九死之余。只是对丰年陶渊明，“独有愧此翁”，为大名所累难于长久安居。东坡预测，皇室北郊祭祀大典会有赏赐，自己作为罪臣的囚禁将被解除。

这年四月，韩忠彦入相，皇上下诏“范纯仁等官官观，苏轼等徙内郡。”原来被贬的元祐党人，已死的被迫复原官，未死的都迁回内郡居住。六月接到内迁廉州（州治在今广西合浦）的诏书，65岁高龄的东坡随即踏上归途。过澄迈时，一路跟来的爱犬“乌嘴”不肯回，乐得东坡夸赞乌嘴“知我当北归，掉尾喜欲舞”，还用晋朝陆机借名为黄耳的狗传家书之典故，笑言“何当寄家书，黄耳定乃祖”。

“使命远临，初闻丧胆。诏词温厚，亟返惊魂。”虽然梦里梦外的祈愿，也想尽各种办法自我安慰，但是东坡确未料到真的可以北归梦圆。在《移廉州谢上表》中，他“喜溢颜面”，称“恍若醉梦，已无意于生还；岂谓优容，许承恩而近徙。”意思是说：恍惚中就像是在做梦，已经没有了生还的意思；岂料到还被优待宽容，准许其承受恩泽移回接近朝廷的地方。在叙述岭南烟瘴五年种种凄凉和坎坷后，因免除死罪而对皇帝感恩戴德，希望从此能够肝脑涂地报答朝廷。

在此表的最后，总是因言获罪的东坡表示，这一辈子不敢再求虚荣，“处世便知缄口”。然而，一生乐天而心直口快的东坡，真的会三缄其口吗？或许，这也可当他快意醉语，又是“笑劳生一梦”！



苏东坡雕像。（资料图片）

